

A 341



譯林林 著 海涅

歌工儼



王叔

## 織工歌序

靜 聞

詩歌，儘管我怎樣愛它，在我常常只是神聖的玩具或者爲着神聖目的而貢獻的手段。我對於詩人的聲名決不給以很大的價值。我的詩章受到稱贊或者非難不大成問題。可是，你們得把一柄利劍放在我的棺材上，因爲我是人類解放戰爭中的一員勇士。

——H. 海涅

• 1 •

—

三十三年秋冬間，我在坪石那個朝不保夕的危險市鎮中，寫了十多首

懷人絕句。裏面有一首是懷念林林的。

海澄門心原屹屹，子房風貌乃恂恂。

南溟劫火橫飛後，何處滄波問此人？

今天重讀起來，不免憶起當時的狀況和心境。敵人打下了衡陽，沒阻攔地侵掠過郴州。坪石是廣東境內粵漢鐵路最北的一個車站，跟郴州相去只隔一些小站。要是敵人高興動一動，即刻就會被插上太陽旗的。中山大學的同事和同學，膽小一點或手頭比較鬆動的，在敵人打下長沙或圍攻衡陽的時候，早就倉皇逃跑了。到了敵人佔據郴州，剩下的實在已經沒有多少。而這些並不一定是膽子大，或有把握預料敵人不來，大都只是跑不動或沒處跑罷了。我自己就是這類人中的一個。家裏本來也還簡單，但有些年老

的親戚在一道，流動就添上困難了，重要的還是沒有錢。幾年中，每月支離離所領得的薪水，大抵只够打發米價房租。戰事越緊，口糧也就更加成問題。並且交通器具一天難得過一天，而交通費用却一天貴過一天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逃跑是不容易的。困難還不止這些，太遠的地方不能夠去，較近的也是風險地帶，而且到了那裏怎樣生活又是嚴重問題。想到這些，只有留下來賭運氣了。學校裏自然沒有課上，自己的研究工作也不能夠靜心去做——驚險的消息像海浪那樣一陣接着一陣。在沒有可爲的時候，腦子倒特別騷動起來了。抗戰初期文化界的活躍，自己過去的帶筆從戎，在粵北戰地的所見所聞，戰鬥或流離在各地的親友情形……這一切都在腦裏翻騰着。爲着鎮靜自己，我陸續寫了幾篇「戰地印象記」。「講堂已廢牆

沿草，吟緒難排夜撫欄」。偶然也寫點小詩，那些懷人詩就是裏面的一部份。二十七年秋末，和林林在廣州倉皇分了手，廿九年又在桂林見面。往後，聽說，他去菲律賓。可是剛到那裏，太平洋的戰事就起來了。信息杳然。我的懷念是相當蒼涼的。

想到林林，就自然地使我聯想到海涅。「海涅門心原屹屹」，這並不是一個泛泛的用典。對於這點，如果說，是因為他們彼此都是詩人，而且都是那麼鬥志蓬勃的，這自然沒有大錯。可是還沒有說得到家。他們在我腦子裏，實在有着更加複雜的關聯。林林和我在外國第一次交談的內容，是關於諷刺詩的。他好像沒有怎樣提到海涅，可是我猜想那準是受了海涅的「時事詩」(Zeilgedichte) 啓發的結果。記得不久之後，他發表了一

篇「關於海涅和他底詩」，主要就是介紹了戰士的海涅和他的那種特殊武器的。他對於這位自負的「革命的兒子」，好像具有不盡的興味。在菲律賓，日軍投降後，他再拿起筆桿的時候，就譯了海涅那些珠玉一樣的抒情詩。這回到了香港，又忙着譯出了這些蜂刺一樣的社會詩。說到原因呢，我想除了海涅那種戰鬥的精神和燦爛的詩才以外，他的「豐富的人間性」和一生酸苦的遭遇，也是引起他敬愛的因素。甚至於海涅那種太過顯明的矛盾，在我們這些過渡期的智識份子，也多少要引起了同情或憐憫。我們知道「資本論」的作者是和海涅有過怎樣交誼的。「你們不要用普通人乃至於異常人去評斷詩人。詩人是特別的生物。應該讓他任意地走着自己的道路。」這簡單的幾句話，含着多少友情啊！（怪不得海涅對於這位「革

命博士」要說是他「向來所知道的人們中最親切的富有情愛的人」了。）在理智上，林林是能够很正確地批評海涅的。正因為這樣，他對於海涅的無盡的興味，以至於看來好像有點偏私的耽愛，決不會有什麼害處。在眼前，在過去，兼具有智慧、才情和正氣的人是何等稀少啊！林林對於海涅的心情，是我們能够深深理解的。

二

提到海涅，我們首先想起的自然是他的健鬥，他的純情。但是，接着恐怕就要想到他那顯著的矛盾了。是的，什麼人能够想到他而忘記了這點呢？

一位批評家說：「他熱烈要求民衆的解放，又以藝術家的（心情）恐怖着無智民衆的當權時代。他討厭貴族階級的特權，又希望在這個階級的庇護下面去就官職。他詆毀既成宗教，又看輕沒有宗教的女子。一方面是實行「詩和現實的融合」的理性主義者，一方面又是在夢幻世界裏找求理想的浪漫主義者。像他那樣地在一個身上具現着人類的美和醜，剛強和脆弱，在矛盾的鬥爭相剋裏吹奏着不調和音調的人是很少的。」

另一位批評家說：「海涅是幻影和空想的王，是浪漫的童話的王子，同時又是偉大的嘲笑家，「諷刺」的現實化身，天才的漫罵者。在這裏，他是花和夜鶯的指導人，在那裏，却是革命的活躍鼓手。有時候是精神的貴族（Aristocrat），是多感的個人主義者，是耽美主義者，是最優美的

繆斯（Muse）和格拉梯的愛人，在別的時候，却是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朋友，被一切警犬所追蹤，和基督教的德國笨貨所苦惱的人。」又說：「他高聲歌唱『馬賽歌』（Marseilloise）或『沙·伊拉』（Ca ira），粉碎基督敎和唯心論，宣揚肉體的享樂，他對於妖女、騎士、王子的一切，射出了取笑、嘲弄、冷譏的適切的箭頭。在這旁邊，却站着另一個海涅。他看見餓死的慘苦，聽見磨光的短刀的響聲，早就知道謀反軍的成熟和長成，而看透歷史的利潤的新世界，將由血腥的革命去宣告滅亡。這基本的矛盾是海涅的特徵。他是急進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詩人，是法蘭西革命的鼓手，個人自由的使徒，同時，他也是對商人、股東、拜金家、榨取、俗物和市井小人等非常討厭的侮蔑者。……他贊成康敏主義，却又害怕它。

他對於勞動階級的伙伴懷着恐怖，對於素樸平等開始戰抖，担心着文明、科學、藝術、乃至於水神（Nymph）、夜鶯的歌唱。他的意識形態是很糊塗地矛盾的。他希望退出政治的鬥爭，在詩篇裏又嘲笑了政治。」

像這樣的論述，我們可以舉出許多。但是，單單這些已經很够了。海一生思想上以至行動上，那種繁複的而且利害的矛盾，是我們不能夠不承認的。但是，他爲什麼有這種矛盾呢？答案是相當分歧的。有的說是由於他的氣質，有的說是由於他的職業（他是一個詩人，一個文藝作者）。自然更有人說是由於出身的階級以及當時德國和歐洲的社會情勢。這些不同的理由，都有它的存在權利，而後面的比前面的更加重要。對於海涅思想和行動的不調和音調，如果不是首先從他的出身的階級，當時德國社會

的、種族的關係以及法國的革命潮流，然後再從他個人的性情、教養和所做的工作等去考察，是不容易得到確切的結論的。

因爲海涅的繁複而且利害的矛盾，使許多人對於他的人格和藝術的把握、評價，不免陷入紛亂的境地。我們已經說過，海涅的矛盾是不能不承認的。可是，如果因此就果決地斷說他的思想、性格以至藝術，是四分五裂，絲毫沒有主體的。因此就以爲他的人格是一件百補衣，以爲「海涅」只是一個複雜體的名稱，它裏面包含着衆多的，不聯串的，彼此敵對的性格。這就被現象的表面所迷惑了。海涅的思想行動和藝術，在表現上儘管那樣光怪陸離，到底還是有中心的，有骨幹的。在橫山側嶺中，並不缺乏主峯。如果讓我們剷除支蔓地說，大體上，他反對壓迫，憎恨庸俗。他醉

心「自由」的新宗教。他熱望社會的大變革。他「到死也不屈服」。畢赫說：「海涅決不是『意識的』社會主義者，他也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。可是，他是不屈不撓的革命家，是爲着被壓迫階級的勇敢的先驅戰士，是那時代眼光最遠大的詩人。」高冲陽造也說：「他始終一貫是政治自由的熱烈擁護者，是非開化主義者——中世紀的蒙昧人的徹底厭惡者，是一切革命的熱情歡迎者。」這些評語是相當中肯的。

### 三

談到海涅，和他的矛盾性差不多引起相似程度的注意的問題，是他的愛國心。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。」這是古今中外常見的悲劇。海涅是一

生拖着毀謗的長影子的人。在對他誤會的、捏造的、誣枉的種種罪名中，不愛祖國是裏面很重要的一項。他是德國的毀謗者，「非國民的」詩人。在當時，他固然成了祖國官憲和自私無知的的智識份子們訓斥、辱罵的箭垛，就是在死後，人們也不放鬆他。詆毀他的著作，曲解他的行動，阻止在國內建立他的紀念碑。而這種無禮和兇暴，到希特拉時候就更加厲害了。

海涅的人格和著作，不但在本國有一部分人拿「不愛國」一類罪名去加以詆毀，就是在別的國家也往往受到那些頑固的甚至於惡毒的「愛國主義者們」的排斥、污辱。拿我們的鄰國日本來說罷。遠在明治三十年的時候，文學者高山樗牛就已經表示了他怎樣厭惡海涅的那種「非國民的」態

度了。他因爲反對在東京公園裏建立西鄉南洲的銅像，就拿海涅的事情做例子。據說過去德國人曾經好幾回要建立海涅的紀念碑，都因爲「他是對德國不忠的詩人」而停頓了下來。高山氏很贊成德國人這種「國民精神的鞏固」。他覺得海涅的遭唾棄是罪有應得的。我們別以爲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對於海涅的惡意或誤解，直到現在還活躍在日本一部分學者的心裏。我手頭恰巧有一部幾年前（昭和十八年）出版的鼓常良氏的「德國文學小史」。我們就看裏面對於海涅的態度罷。他在詆毀了海涅文格的卑下，創作動機的醜劣和道德的墮落以後，接着更嚴厲地指摘：

……更極端的是對於德國的國家和國民玩弄譏刺和奇智，去博取頹廢的人或仇視德國的人們的喝采。「阿泰·特羅爾」（Atta

Troll) 或「德國：冬天的童話」就是這樣的著作。

作者大約覺得這樣說還不能够充分表現自己一片報國的赤心，（當時，他們的皇軍正在東征西討，大振天威，）他不得不對於那些還在介紹海涅和愛讀海涅的人發出嚴重警告。他說：

總之，海涅具有不健全的魔力，顧念國家的人決不能把他推荐到本國國民的讀物中去。在提倡「報國文學」的今天，海涅的譯書儘管銷路很好，可是像有意無意地呈現他「變質的」義俠心的事情，是應該指摘的。

這位德國文學的研究家，同時正是大日本帝國主義者。他的思想是和希特拉血脈相通的。可是，海涅真像他所說那樣無聊無恥麼？可惜他們的箭頭

雖然塗上濃烈的毒藥，却不能够射中那紅心。它落空了！——不是的，它折回到發箭者的身上了。海涅是一個熱情橫溢的天才。他的一祖國愛，那里是那些德國的乃至東方的偽君子，陰謀家和市儈們所能比擬的！「唉，德國呀，我遙遠的愛人呀！」這是眷愛着祖國而又被祖國放逐了的海涅永久的純情的聲音。當詩人回歸那離別了十二年的祖國的時候，他的心情怎樣呢？他到了國境，心就加倍地跳，淚水也流出來了。那種親切的鄉音，使他感到特別的意味。好像心裡痛快地流着血。他說，他自從踏上祖國的泥土，身上就貫注了神秘的液汁。它生長起新的力量了，正像希臘神話中大地的兒子，身子再貼着他的母親（大地）時候一樣。他對漢堡的守護神述說他歸國的心情：